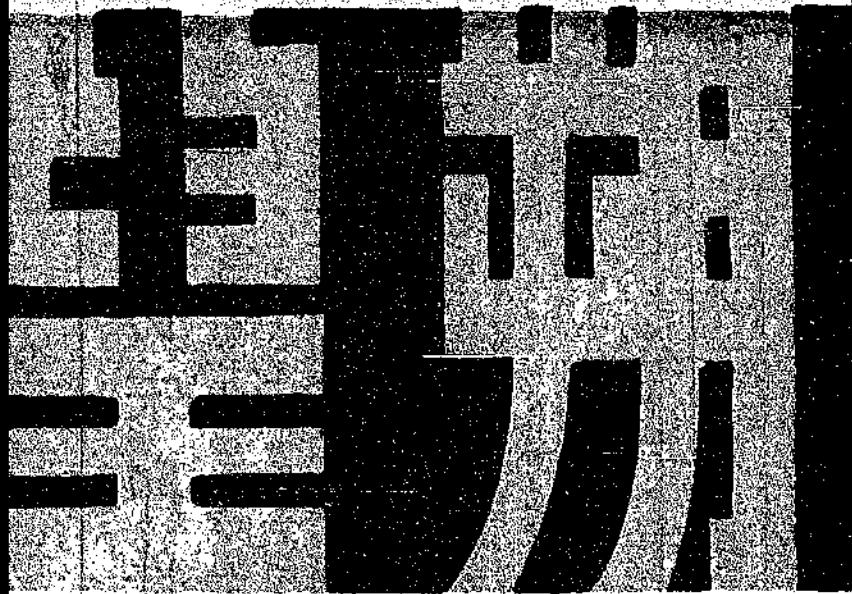


第三十期



日 月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動力在那裏

自蘇聯給中國應處的地位

亞洲東北角空戰之前瞻

德國政府的烟幕彈

希特勒能否救德國呢

日本一元外交與我國多頭政治

不可避免的日英經濟戰

我高呼「統制經濟」

知識份子的歷史性與階級性

文獻著作

國慶一大

從月光城上沙士威久詩

人生的政治



余慕鈞
林心青
張慕霖
劉別謙
山人

旬刊半月望

(版出日一月一十) 錄目期三十第

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動力在那裏……………夏 紋

日蘇糾紛中中國應處的地位……………龍 莊

亞洲東北角空戰之前瞻……………張資平

德國政府的烟幕彈……………王集叢

希特勒能否救德國呢……………堅 鋒

日本一元外交與我國多頭政治……………朗 西

不可避免的日英經濟戰……………張慕霖

我也高呼「統制經濟」(?)……………劉別謙

知識份子的歷史性與階級性……………山 人

文藝著作

國慶後一天……………余慕陶

從月光底下逃亡(散文詩)……………徐心芹

人生的旅途(二)……………屠仰慈

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動力在那裏

夏 紋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中國經過『一二八』滬戰之後，和長城各口之部分的不澈底的零星抵抗的嘗試，終於失掉了東北四省和河北半壁，於是帝國上下似乎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駭明白了一樣，一方面知道了亡國之禍迫於目前，他方面異口同聲的歸咎於國力不充，物質條件過於落後，不能抵抗強大的敵人。而拼命叫着發達中國的產業，來啓發挽救中國民族的根本動力。政府當局爲了要擺脫因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給它造成的難關，自然更極力利用這種民族的惰性和懦弱心理，老實不客氣的在這一理由之下簽定了華北協定，更不客氣的派人出國，乘着參加所謂經濟會議之便，遍遊歐美，借得了大批借款，歡迎國聯和中國技術合作，簽定大批的合作，滿載而歸的聲言要發展中國的產業，復興中國的經濟，啓發中國民族自強的動力，以挽救中國。

這樣說來，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動力，似乎不是存在於中國自己國內，而是存在於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手裏了。只要從外國資本家手裏拿出一批大款來，在中國開上幾個大工廠，和供給一筆款替中國軍閥訓練幾十師大兵，買來一大批槍砲，飛機，並且由國聯由強盜團體派上一些監督員，技師等等和我們技術合作起來。這不是中國的產業就發達起來了。經濟就復興起來了，武器就充足起來了嗎？物質力量充實了，大兵增多了，中國民族不是就有了力量抵禦外侮嗎？大家都

瞧着罷。看那時我們的當局一定會收復失地，並且還會打到東京去，把矮鬼抄家殺絕，不但中國民族救住了，而且還可以稱霸世界呢！大家不要做聲，就這樣『鎮靜』着，等待着，等待『長期抵抗』之實現，不是不至『徒受犧牲』的妙計一條嗎？

的確，如果要借用外力來發達中國的產業，則中國民族的命運之決定權，是操在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手裏，而不是我們自己手裏的，所以我也很贊成這種觀察。不過所謂中國民族的命運是操在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手裏，這命運一定不是中國民族復興的命運，而是中國民族滅亡的命運，是中國人當奴隸的命運，是被共管或瓜分以亡國的命運，是中國民衆受屠殺的命運罷了。

在中國民族未獲的獨立以前，我們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乃至財政力量完全支配之下，一切借款和所謂與國聯技術合作，口裏說純屬經濟的性質，不帶政治的意義，事實上接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就是接受它們的政治侵略。因爲帝國主義對華放款，沒有一次只是憑中國政府的信用借來的。不是附帶着某條鐵路，某座礦山的讓子權，開採設設備品，或者以那些作爲擔保品，就是以某項財政，稅收作爲擔保品。並且帝國主義一經獲得這些擔保品，還要派人監督，實行攫取管理權呢。老實說，不這樣中國政府也沒有那種信用可以獲得帝國主義的無條件投資幫忙。以這樣的投資和借款

建設起來的產業，從經濟的努力之伸入中國，逐漸就取得了中國的財政支配權，從財政的支配也就具備着左右政治的力量，而實際干涉甚至管理了中國的政治。

不但如此，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一有了經濟的權益，便常常借口於保護經濟權利而成爲政治的壓迫，美國帝國主義

雖然不敢派軍艦到歐洲去向法意等國討被騙了的債，可是它可以因爲經濟利益而動員三十隻軍艦到古巴去鎮壓革命，保護它之所謂美人民生命財產。日本帝國主義雖然不敢進兵去占領英國屬地制止排貨，但它能夠因爲它在滿洲的經濟權利和中國排貨的理由，而占去東北四省。弱小民族多接受一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侵入，便多招來一分政治壓迫，不含政治意義的借款和技術合作，完全是鬼話。

我們再退一步說，即令這次借來的款，與各國訂立的一切開辦工廠的合同和國聯技術合作合同，完全沒有政治意義。試問帝國主義投資在中國建設產業機關，它對於那一產業本身有沒有管理權，有沒有利潤吸收取權利呢？如果有的話，那麼名義上是中國建設起來的產業，實際上不過是帝國主義的產業，這樣的產業發達普通了全中國，全中國都變成帝國主義的財產了，中國民族還有甚麼？民族還能獨立存在嗎？帝國主義在中國投入一份資本，創辦一種產業，便必然增加一份剝削中國勞動民衆的動力，帝國主義的外資把中國的生產事業發達普遍了，中國民衆的血便被它吸了，中國民衆就完全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奴隸了。

這樣看來，一般人所希望的中國產業發達，以爲可以開發中國的物質力量，成爲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動力，然而如果像現在的政府之所爲，大借外債，歡迎國聯技術合作來發

達產業，結果只是加深中國民族的壓迫和剝削，實在是使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加增了束縛，不是挽救中國的動力而是亡國的動力。個別的借款是爲個別的帝國主義在中國開闢單獨侵略的道路，國聯技術合作則是把中國交給國聯共管。

借用外資來發達中國產業，不但是直接引進帝國主義對中國更深的侵略和迫害，並且引導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中國形成猛烈的經濟競爭，還必然招致瓜分的後果。「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占去了東北四省，不但是由於過去東三省的借款和一切經濟開發權的讓予所誘致的，而且是基於這種原因已經引起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瓜分中國的第一刀。現在英帝國主義又在製造大西藏國，使康、滇同時告緊，那被瓜分的第二刀已經又放在頭上了。將來法帝國主義步武後塵而攫取滇、桂，中國終於會瓜分完。因爲允許甚至自己引進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一切經濟侵略的勢力，自然會造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範圍，最終也必然造成被瓜分的局面。

借用外資來解決中國的產業和財政問題，其招致帝國主義的瓜分和共管固然是必然的。而且因此使中國民衆遭受它們的直接間接的屠殺，這也是必然的。因爲爲了分瓜中國而直接屠殺中國民衆，已經於「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四省中兌了現，將來爲瓜分中國而引起的世界第二次大戰，中國又必然成爲最大的戰場，中國民衆之遭受這種屠殺是不可避免的。不但如是，大家以爲帝國主義借款給中國的軍閥擴充軍隊，購買大炮飛機，是武裝中國去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嗎？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已經武裝和養活了一兩百萬

軍隊，這次並沒有用來抗日。南京和廣東過去已有過若干隊飛機，在華北的戰爭中，在上海的戰爭中，却沒有看見過一架飛機去對過敵。東三省的張學良有很多的飛機，也只是絕不抵抗的交給了日本人。再充實和訓練多些軍隊和戰鬥品，在軍閥領導之下不用來抵抗帝國主義還是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不但不能挽救危亡，並且只能用於內戰，以禍國殃民，這是過去許多事實充分地教訓過我們的。事實上軍隊愈訓練得多，大砲飛機愈齊全，在軍閥手裏將愈成爲帝國主義間接屠殺中國人民，和鎮壓反抗它們的武裝，同樣成爲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武裝和手段。借帝國主義的資本和援助來充實中國的物質力量的作用，便是如此而已。所以借用外債外資來發達中國的產業，武裝中國的軍隊，縱令不爲軍閥官僚所中飽，能完全用於所謂正途，結果也不是開發了挽救中國的動力。恰恰相反，這只是使中國滅亡，人民受塗滅的動力。

老實說，挽救中國的動力是有的，但那種動力在內而在外，主要的在政治而不在經濟。至於中國經濟的建設要成爲救中國的力量，還要在民族的獨立完成，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束縛，甚至掃除了中國的軍閥政治之後，它才能成爲中國民族發展的動力。

挽救中國民族的動力在那裏呢？一句話回答，是中國的廣大勞苦民衆，而不是外國資本家手裏的大洋，也不是中國軍閥手裏的軍隊。所以如果要開發挽救中國民族的危亡的動力，必須是政治的啓發，就是說要將中國的民衆的民族革命之火點燃起來，要允許人民自由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要讓人民有反抗帝國主義的自由和過問國家政治的自由。不但消極的允許人民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起來改良腐敗政治，並且

要積極的投到工廠，農村，一切貧民窟，乃至軍隊的下層和土匪中間，啓發一切被壓迫者的民族自覺精神，要他們來共同擔負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責任，實行全民衆的民族革命戰爭，才有可能。這種政治勢力的醒覺和發展，比任何力量都大，而且也只有這種動力被組織和發動起來了，才能戰勝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槍炮飛機再利害，它最終是不能戰勝這種力量的，這已有俄國革命後帝國主義的包圍之終於失敗，和中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使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內不敢不斂跡的先例可以證明。至於經濟的力量，不但是次要的，並且只有這種內在的政治動力起來甚至勝利了，才有發展那一動力和使它變質爲民族向上的動力的能力。

可是不幸得很，中國在這次中日事變中，不但沒有去發動那真正可以挽救中國危亡的動力，而且還以『鎮靜』、『長期抵抗』等等鎮壓和緩和那種動力之勃發的政策，去壓制它的發展。解散抗日義勇軍及一切反日的組織，不許人民有組織的自由和愛國的自由。僅憑少數的甚至拿有內政上的異動作用的軍隊去零星抵抗，那種沒有民衆力量作後援的戰爭當然歸於失敗，失敗了則歸之於物質條件的缺乏，這完全是騙人的技術。

要挽救中國必須發動內在的民族革命的政治的動力。如果不在中國民衆本身找尋這種力量，反而向中國民族的敵人那裏去借款講甚麼技術合作，希望從那裏找得挽救中國的動力，希望發達產業來挽救中國，這不但是兩轍北轍，是引導民衆趨於不抵抗帝國主義正在進行的強占領土的瓜分暴行，轉移民衆反帝國主義的視線，和緩和民族革命的熱情，並且是將中國自動的交給帝國主義瓜分與共管。這樣下去不但永

久不能爭回中國民族的獨立自主，並且亡國之禍可以立而待。有覺悟的中國人，大家起來以革命的戰爭回答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呢？是靜待帝國主義投資中國，發達它們的產業來剝削和奴隸中國民衆，靜待帝國主義瓜分共管政策之

完成而滅亡中國，大家當一個亡國奴呢？這已不容我們長期猶豫而須立即選擇的道路，並決定我們行動的時候了，不要畏縮麻木罷！

日蘇糾紛中中國應處的地位

龍莊

研究遠東戰爭的形勢，我們不能不把牠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必然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以聯繫；因為，遠東戰爭乃是整個世界大戰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遠東戰爭一旦爆發，首先遭受犧牲的便是中國。但是，不管日本帝國主義國內軍閥之冒險與專橫；東方與西方稍有不同，在歐洲矛盾所集中的德國無論如何比亞洲的中國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德國在戰後經濟的恢復，必然要企圖積極收回戰後所損失的一切殖民地和國外市場；這樣，牠第一步就需要推翻凡爾賽條約；這是歐洲和美洲的戰勝國贊成不能允許的！如果，英、法、美等等真正能對德國以切實地若干讓步，這絕

對不能在取銷戰勝國既得的贓物之下舉行；反之，德國必需為戰勝國準備更多的贓物——進取蘇聯。因此，在自下歐洲的經濟和政治的危機已處緊迫無出路的死巷裏，牠的唯一的途經只有一個：「戰爭」！如果；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得到互相諒解，建立了鞏固的反蘇聯的戰線，則希特拉的德國必然是個最自然的前驅；假使，歐洲各帝國主義者之間不能用人為的力量來克服他們相互間的衝突；則矛盾將向另一方面發展，即不發為革命的國內戰爭也必然會使各國間自相混戰起來。但不管朝着這個或那個方向，而「戰爭」總是不可避免的！至於國內戰爭或掠奪戰爭的互相交替問題，這是決定於革命鬥爭力的量！

我們反過來看遠東的形勢。自日本

取得了整個滿州以後，即準備一切力量進行奪取中東路，從利用土匪搗亂，破壞中東路營業，至談判收買，直到準備武力奪取的今日，事態顯然是十分嚴重了。日本的這種不顧一切的冒險和挑戰，似乎更具體的表現遠東反蘇聯戰爭之迫屬。似乎日本爭奪中東路的行動，即是遠東反蘇聯戰爭之直接的開始和爆發。這是對於問題之常識的了解。不成問題的，日本之企圖奪取中東路為的鞏固遠東反蘇聯戰爭的軍事根據地，為的更切實地和有保證地準備反蘇聯的戰爭。但是，我們如果能從具體的估量出發，則在目前奪取中東路對於鞏固日本在滿州里的獨占計劃的意義，超越於直接進行反蘇聯挑戰的意義。因為：第一，

在滿州事變後，日本在太平洋上更顯示

自己的孤立，特別對美衝突的發展；同時，英、日兩國的關係亦因在東方殖民地經濟利益的衝突而漸次乖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國最佔勢力的三個帝國主義國家本身利害的不一致的條件之下，一時很難馬上實行遠東反蘇聯戰爭統一行動的陣線——除非，在歐洲局面突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此外，美國目下正以與蘇聯復交的政策來威嚇日本。這當然，更使日本不願輕於一試而單獨出而冒險了。第二，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種種的矛盾的尖銳化；與社會秩序的混亂，隨時有造成內部革命局勢之可能，日本之進攻蘇聯，絕不像進攻中國那樣容易；但是，在「九一八」、「一二八」的長期軍事鬥爭中，日本雖然佔取優勝的地方，但本帝國主義是深切了解的。日本可以用反蘇聯的名義來作交換侵略滿州的條件以求得帝國主義的諒解；還不知以「利益均沾」和「門戶開放」的甘餌去引誘各個帝國主義以作進一步併吞內外蒙古和鞏固自己在滿州既得的地位；忽續忽斷地，從外交上和軍事上經濟上向中國進攻（如，穩定滿州的統治和擴大內外

蒙古的吞併工作，如：內蒙獨立運動以及與南京政府訂立「互惠條件」等等。）第三，從軍事的立場上看來，日本的武裝力量佈置滿州里和對付軍事技術不完備的中國軍隊與不抵抗主義的長官是足夠的；如果要來對付蘇聯數百萬堅強的無產階級的武裝隊伍——執有銳利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武器的紅軍，並不是二件容易的事；在遠東的戰爭上，蘇聯在軍事上的最重要防線可以退到赤塔，在目前日本軍隊不管牠如何野蠻，敢進到廣漠無垠的西伯利亞的沙場上，而毫無所顧忌嗎？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沙皇的俄國；遠東戰爭爆發時候的滿洲里，恐怕也不會仍舊是盲目狀態的滿洲里；日本帝國主義在目前難道已絕盡了後顧之憂嗎？至於在軍事技術上的準備，在戰爭爆發時的生產力之高下，比之現有的貯存更有重大的意義；日本國內在地底下所貯藏的煤，鐵實是可憐；牠要準備反蘇聯的戰爭，可以不先鞏固滿州里和內蒙古之戰時軍事技術生產原料的源泉和寶藏嗎？第四，日本帝國主義十分明白，蘇聯國家并不是容易欺侮的國家；但牠懂得蘇聯的弱點；牠可以利用蘇聯現在當權的領袖們的庸弱政策，採取

表示的強硬外交以作威嚇，俾可取得蘇聯政府若干讓步！蘇聯政府根據在「二面的遠東」「和平」的外交與「中立」政策；對中東路問題必然會在日本的蠻橫的喊嚇之下投降。而日本帝國主義在目前恰恰也需要這一些了。因為，日本如在未得各帝國主義協助之前悍然不顧一切的進攻蘇聯，在這歷史上嚴重的生死博戰中，不能不引起中國民衆爲奪回滿州而再起的反日戰鬥；但是在，蘇聯「中立」與「和平」政策的條件之下，進一步地加緊內外蒙古的侵略與加強滿州的統治地位乃是駕輕就熟而安然無恙之有保證的行動！所以，縱上面各點看來，在最短期間內，就遠東目前的現有具體的客觀條件看來，在遠東直接反蘇聯的戰爭尚未完全成熟——這當然不是說，蘇聯，與日本之間的乃是至與日本所利用的「滿州國」之間，連局部的軍事衝突都沒有所能。這大半決定於蘇聯政

各個帝國主義以作進一步併吞內外蒙古和鞏固自己在滿州既得的地位；忽續忽斷地，從外交上和軍事上經濟上向中國進攻（如，穩定滿州的統治和擴大內外

和內蒙古之戰時軍事技術生產原料的源泉和寶藏嗎？第四，日本帝國主義十分明白，蘇聯國家并不是容易欺侮的國家。

—

造成中東路問題的嚴重化，無疑地是中國失卻了滿州。因為滿州的奪取，

日本帝國主義纔有一部分精力來對付蘇聯，來進行奪取中東路。滿州的失却，在民族保守主義者看來，自然是中國民衆自己的責任——尤其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的中國政府的責任。這種論據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中國民衆自己當然要負失卻滿州領土的責任；因為他們不能實現自己的意志！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大一些，從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從世界革命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相關係的立場上，就看來；則擔負這種責任的，就不止中國民衆和中國政府了。蘇聯國家是標榜着幫助世界革命殖民地弱小民族解放爲己任的國家。牠在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的戰爭中，無論如何，不能採取「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牠應當站在殖民地民衆的一方面——不管這殖民地國家的統治者如何反動。牠在這種幫助中蘇聯；而在事實上卻毫無明顯的表示。反之，在這期間內與日本訂立煤油協定；把中東路交與日本通兵；這些事實遠不是最明白地把戰爭的武器交給直接進攻自己的敵人嗎？這些領袖們是十分知

道的，滿州里雖是中國的領土，但同時也是蘇聯在遠東的第一道「藩籬」；滿州之落到日本帝國主義手中，這無異於撤去自己的第一道防線。在滿州事變中，蘇聯政府縱不能以解放弱小民族的責任自居，也應當爲自己的屏障問題，對於中國有表示積極的幫助。中國民族的解放乃是蘇聯地位鞏固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反之，蘇聯的成功也是中國革命同盟者的成功。這種「唇齒相依」的關係，乃是革命共同利益的 A，B，C 問題。然而，蘇聯執政的領袖們却公然以「中立」的態度在「和平」政策的籠蓋之下泰然處之。難道這些領袖們可以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面找到像與中國這樣共同利害關係以作「中立」政策的根據和理由嗎？這還不夠，在日本佔據滿州以後却進一步公然向日本提議，出賣中東路；領袖們的理由是：「中國自己不能保障滿州，蘇聯不能代中國負責保障中東路」——這完全不是反動的民族保守主義的政策！這完全不是蘇聯人民和無產階級的意志！這正如中國政府可以由不抵抗政策而放棄滿州；但這絕不是中國民衆的意志，蘇聯執政領袖們以這樣「謨不相關」的態度來教育被壓迫的國家的

民衆，這還談什麼無產階級國家與被壓迫殖民地民族革命聯盟軍。還談什麼幫助殖民地民族解放呢？這完全暴露了已澈頭澈尾地拋棄了他們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以爲，假使在滿州事變剛爆發時，蘇聯政府能夠站在革命的共同的利益上，予中國民衆以切實的帮助，站在反帝的共同戰線上，訂立鞏固的同盟，則共同對抗日本，則滿州就不至於那樣容易落于日本手中，目下中東路問題也不至於這樣嚴重！或許在順利的條件之下，甚至於可以改變日本和中國的局面。「一二八」的上海戰爭曾經令日本帝國主義感到意料不到的困難；幾乎佔整個亞洲版圖的中國與蘇聯兩個國家的團結，難道不足以抵抗僅有三島的日本的驕肆的軍隊；且只限於軍事上的「防禦戰」來說，難道不足以保障滿州嗎？蘇聯執政的領袖們，始終不把保障滿州作爲自己的重要任務，於是連中東路也不能保障了。如果再不覺悟，恐怕連西伯利亞都會失却保障的！因此，我們以爲日本盲動的軍事危險政策的發展，造成目下遠東的緊張形勢，蘇聯執政的領袖們應負部分重大的責任！

三

然而，中國民衆對於目前日、蘇的糾紛，乃至於將來遠東反蘇聯戰爭的爆發，是否也處同樣的『隔岸觀火』的態度嗎？當然不是的！因為中國民衆還需要收回東北四省的失地；需要解除一切帝國主義的霸綁；需要在自己有力量時把中東路收回自己管理等等。換言之，中國民族還需要得到解放。要達到這個，他們當然不能反過來『認賊作父』與帝國主義合作；而且也只有澈底地推翻

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因此，他們必需聯合世界上強有力的「同盟軍」：東方各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國家的蘇聯，他站在這個立場上必需擁護蘇聯！另一方面在蘇聯為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抵抗帝國主義的進攻也不得不聯合被壓迫的半殖民的中國的反帝勢力。但同時，中國民衆必須深切了解，蘇聯目下執政領袖們政策的錯誤，絕不能使我們因此而得出反對蘇聯，反對蘇聯民衆的結論；因為，他們的領袖官僚化了，不能代表他們的意志！所以，中國和蘇聯在這樣

密切的「互依爲命」的共同利益之下，只有更切實地和更親密地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共同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帝國主義！這是打破目下遠東嚴重局勢之唯一的關鍵與出路！這只有在兩國廣大的勞苦羣衆用自己的宏大壓力來鞭策各自國家的政府；應立即無條件地建立中國與蘇聯在『遠東反帝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攻守同盟』——時間是有限的，這個「戰線」已沒有一秒鐘可以猶豫的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上海。

● ● 著門五閱月之 遠東月報 「九一八」二週年祭日

九一八與中華民國的前途……	張軍光
九一八之國際關係與蘇聯……	申彥俊
九一八與日帝國主義……	沈若冰
九一八兩週年的回顧……	屠亮
九一八事變祕話……	卞良波
九一八紀念歌……	梯崖
好貨與便宜貨……	鳳

凡在九一八以後兩個月內以閱本報全年者訂連郵紙收大洋者試用外埠加倍郵費為憑

壹圓

加價

你要知道一點國際的及國內的現狀嗎？你要得到許多公正精確的評論嗎？你要痛飲幾杯使你哭笑不得的醉酒嗎？你要閱讀幾種富於刺激性的文藝創作嗎？而且你們是要領略幾幅含義深廣的諷刺畫嗎？如果要的話，那末你可以訂閱一份遠東月報，牠能使你痛哭，牠也能使你狂笑，牠也能使你平心靜氣去了解問題，牠也能使你目迷神往。

畫嘲諷

漫話

我們互不侵犯

特作

得意忘形

漫作

西洋人到東洋

如

九一八大傾銷紀念特作

九一八紀念歌梯崖

□ 分郵附閱試迎歡

試閱訂閱處：上海薩坡賽路二二一號遠東

月報社總代售處：上海四馬路現

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現

亞洲東北角空戰之前瞻

張資平

遙望着一九三六年的倫敦條約修改期，世界列強的目前

態度——特別是關於軍備之擴張，——是值得我們加以特別注意的。列強因鑒於過去國際間協作的失敗，對該條約之修改，盡都懷着杞憂。為防萬一的事變計，莫不未雨綢繆，傾其全力於軍備之設施。在最近，這種競爭傾向可以說是達到了最高點。

列強在目前盡都懷着鬼胎，在國交上也只是汝許我虞。結果，使國際間的情勢日趨於險惡。今單就日本與蘇聯間的關係略述之。

日本攫取了東北四省之地，雖不至如幣原前外相所說，吞下了一顆炸彈。但是這塊大豬頭之一「料理」，卻非一時可以燒爛。這兩年來，日本政府為滿洲問題，因而延及對世界問題，特別是對美國與蘇聯問題，大有疲於奔命之概。其結果，在經濟上及政治上都達到了所謂『非常時的國難』時期。日本人在世界上本是最神經過敏的人，無時無刻不在預想着日美或日俄間的勃發的衝突。因滿洲問題，差不多可以說完全喪失了列國的同情，無論任何國家都不會再信賴日本而與之結攻守同盟之約了。但日本軍部仍剛復自用，大有雖以全世界為敵，亦有所不惜之概。故盡力於擴充軍備。不幸的是，日本的經濟狀態日趨凋落。到了最近，有陷於欲進不能，欲罷不可的情勢了。

今單就日本之防空情形介紹一下吧。

日本鑑於國際間軍備競爭形勢之嚴重，且知道未來的大戰勝敗，完全取決於空軍。故於昨年在沖繩縣（即琉球）建立了一大飛機場，以備將來在南境之空戰。同時海當局亦提出第二次補充計劃之預算，圖增厚海軍實力，以對美。最近陸軍當局又以北境空防薄弱為口實，在極秘密裏，提出開設北海道，樺太，千島三地飛機場的計劃。這個計劃，對於各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衝動。

日本軍部當局何必急須實現這個計劃呢？無他，其近因當然是，（一）中東鐵路收買問題之停頓，結果引起了蘇聯赤衛軍在滿洲境上之集中及大規模的演習；（二）根據美國三A政策之堪察加之收賣問題，及以美國資本開發沿海州以遏日本北進之野心。日本對於蘇聯這些政策，其神經當然是日見尖銳化的。同時，美蘇有相接近之傾向，及美國承認蘇聯之日益實現化；加以在歐西方面，因防備德國國社黨（Nazis）之跋扈，法國及波蘭等所謂小協商國，忽然與蘇聯增進了邦交，使蘇聯得運用其全副精神於對付日本，即是說，上述情勢急激地促進了蘇俄對日本政策之轉變。今後中東路問題之變化如何，影響於日蘇間之關係頗大。亞洲東北東部將來之風雲如何變幻，則殊令人難於揣度。就現在情勢而論，蘇聯與滿洲邊境一帶地方，似醞釀着一團的戰雲。

神經過敏的日本軍部當局，對於上述的危機，決不會輕輕看過的。故對於北方的軍事設備，也着手進行。日本北境空防本來薄弱。故日本軍部對於北境之空軍，亦以加速度從事準備。除立即開闢三大飛行場之外，同時開拓下列之二航空路線。

(1) 東京——青森——根室——占守(計2100公里)

(2) 東京——青森——札幌——樺太(計1370公里)

此種軍事的建設，同時可以增加經濟的開發。故政府借用民間經營之名，而在此非常地帶之霧笛（警報濃霧危險的信號）怒號中，收其空防之實。現既與遞信省之航空調查會取了密切的提攜，而進入具體的工事了。重利的重工業資本家也絡繹地前往北地作投機事業了。

至日本軍部，對於上述計劃仍偉莫如深。特別是海軍當局，還在作掩耳盜鈴的談話。

「那並非為戰爭準備的軍事飛行場。不過，那一帶地方在國防上經濟上實是重大的地點。若無飛行場航空線，就日本的現狀觀之，也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些工事和軍部無直接關係，不能發表什麼意見。不過，這一點是可斷的，即是那些航空路之開拓，雖說是民間的事業，但一朝有事，當然可以充軍事航空之第二陣任務。故我們不惜給與積極的援助，並希望其於最短期內完成。……」

如上述，日本軍部對於戰爭之準備可說是達到了瘋狂的狀態。在日本國民間也有所謂獻納愛國武器之運動，海軍展覽會，防空演習，防空展覽會等。在各縣亦各設一飛行場。他們之愛國運動，也可說達到了最高潮，並傾其全力於對美對蘇的敵策之煽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將爆發於亞洲東北一

角之空戰乎，抑將爆發於太平洋上之海戰耶？前者之可能似多。後者。其理由當於下次的機會述之。

中國人請服中國人丹

完全國產

長期抵抗！要從商戰制勝
提倡國貨！須服國產人丹

聖藥防瘡

中華製藥公司監製

主治 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脑悶嘔吐
大包五角 瓶裝三角 中包一角
小包五分 各華藥房烟紙店均售

此丹能治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脑悶嘔吐
宜四時宜大小
此丹能治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脑悶嘔吐
宜四時宜大小
此丹能治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脑悶嘔吐
宜四時宜大小

德國政府的煙幕彈

王集叢

——關於德國退出國聯和軍縮會議的問題——

當希特勒尚未獲得德國的政權以前及其剛剛受命組閣的時候，希氏曾向德國人民大吹牛皮，說他將實行「四年計劃」可以使「德國脫離混亂狀態」。「在四年之內，德國農民可出水火而登衽席，失業問題不能完全解決」；同時還要「廢除凡就塞條約」，「恢復已失的殖民地」。但是，結果怎樣呢？德國農民更加陷入於「水火之中」而沒有「登衽席」的希望；六百萬以上的失業人員更是無法維持生計；……所有希氏的牛皮，都成了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希特勒登台後的唯一政績，便是利用國家的一切權力壓迫並解散德國的一切政黨；破壞憲法，剝奪德國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一切自由；摧殘德國的文化，在德的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都受到了壓迫出境，監禁，乃至屠殺的待遇；……德國人民在希特勒統治下所受的壓迫和痛苦，比較在俾斯麥時代所受的還要甚過若干倍！

這樣一來，德國人民之反對希特勒統治是必然的。最近由德國傳出的消息，德國政局已成為極不安定的狀態；德國工人及一般民眾雖然被希氏解散了他們的組織，拘捕了他們的領袖，但其反對希氏的心情仍繼續從各方面表現出來。在此情形下，希特勒政府要轉移德人之視線，為要維持其統治，於是「晴空霹靂」，即「悍然宣布脫離國聯與軍縮！」這便是希氏的所謂「對內而不是對外的政策」，這便是希特勒政府對德國人民的煙幕彈！

倫敦電稱：「據可靠消息，德國此舉出於對內，在過去數月中，德國全境因希特勒政府未能實現期望，頗有怨懟潮流也」。同時，柏林方面尚有比此更具體的論調，據十五日哈瓦斯電：「緣此近來德國政府雖極端努力加緊宣傳，而德國人民境況未見有多大改善，德國人民不免為之失望。希特勒總理為轉移視線計，乃以驚人舉動，脫離國聯會，使

民氣不免為之一伸。希氏於退出國聯之後，繼之以公民投票，可見其目的係欲在國內增進威信。德國政府又欲利用機會，擴大中央集權制，將德國政權完全置於國社黨獨裁之下，而使德國國家完全改變性質。至於外交問題，希氏必非有意決裂，由希氏所作演說可以見之」。由此可見希氏之退出國聯與軍縮，是在於迷惑德國人民，以發展其獨裁之魔力。

但是，希特勒政府此種政策，是否能夠愚弄德國人民，尚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希特勒對此懷着非常恐怖的心理，所以在其規定十一月十二日舉行的國會選舉之選舉法中，竟施行強迫手段，要德國人民屈服於國社黨的統治之下。據柏林電稱：「德國會選舉已定十一月十二日舉行，此次選舉將用新法每一選民將授以候選人名單一紙，而使其於上篇寫一『是』或『否』，蓋德國今除國社黨外無他黨也。選舉之日，將行公民大會

，表決是否贊成德國退出國聯與軍縮會議，亦將以此法行之。」這與暴力強制德國人民屈服於現政府之下有何區別？

德國人民在希特勒政府這樣的待遇之下，必將激起更大的反抗情緒。希特勒之烟幕彈，將在德國人民結成一顆巨大的反對希氏的炸彈！

× × ×

當此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由經濟恐慌走到政治危機的時候，希特勒政府對德國人民的這一煙幕彈，自然可以加增資本主義世界的危險。日內瓦的戰爭的呼聲，日本的乘機擴充軍備，史橫生（美海軍總長）的圖謀實現「世界第一海軍國」，倫敦，巴黎，羅馬空氣的緊張，所有這些事實，都是成為了撕破虛偽的「和平」面具的武器，帝國主義列強的猘面已經全部地顯露出來了。但如果由此便誇大地說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所謂世界第二次大戰即將在德國脫離國聯與軍縮這事件上爆發，不是神經過敏的推測。

帝國主義在上次大戰中曾受了巨大的苦痛，曾得了很大的教訓，非到實在全無辦法的絕境時，他們還不敢輕起戰端；而蘇聯的存在更給與帝國主義以莫大的威脅，使他們不敢隨便地自相攻打；同時在目前，帝國主義間雖然矛盾尖銳，但對立的陣營還未構成，像上次大戰前夜那樣的協約國與同盟國的對立形勢還沒有。以此，德國此次之退出國聯和軍縮，只能說是使戰爭的危機更前進一步，不能斷定這是大戰的開端。

德國宣佈退出國聯與軍縮後，歐洲風雲雖是突然緊張，但帝國主義列強卻在企圖另謀方法解決此嚴重問題。在軍縮會議宣佈「暫行休會靜觀時局演進」後，各國政客正各方奔走，勾心鬥角，以圖達到其各自的目的。首先是意大利欲自作盟主，超出國聯之外，召集四強會議解決這一問題。但這卻引起了英法的絕大反對，結果使其不能不否認此種主張以保持沈靜態度。在英法則親凡爾塞和約爲神聖，絕對反對德國破壞此和約以重振軍備。因爲倘然英法許可德國重振軍備，則便是自甘將在大戰中的獲得，也就是在大戰中的損失完全拋棄，這當是牠們死也不願的。現在，英法正在以巨大的力量壓迫德國就範；美國雖然宣稱不願過問歐洲政治，但也在努力制止德國的重振軍備；意大利雖然願意修改和約，但其要求與德不同，所以亦

不能於此時來爲德賣力，只圖設法從中取利。德國希特勒政府在此四面無路，各種威脅的形勢下，雖然還在繼續着高唱空虛的腔調，但也不得不向英法美等國看成「一等國」不看成「二等國」就夠了。同時，希特勒爲要求得英法美等國的諒解，竟公然宣稱「德國充實內部力量，僅用以對付內部敵人，尤其是對付共產黨。共產黨在德國勢力之大，有爲英人思想所不及者。」（十九日哈瓦斯社電）但是，不管怎樣，要想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在這一問題下對德作好大讓步，甚至超出於凡爾塞和約之外的讓步，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們不是健忘者，當會記得希特勒曾經放過這樣的大炮——提議將蘇聯瓜分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現在，他又倡言充實力量，以對付「內部敵人」，這都是其登台以後，沒有辦法，用以來賣好於英法美意日本等帝國主義，想得到他們的讚許，幫助他維持在德國的統治。這在某種情形下，自然可以獲得相當效果，但如果希特勒要想拿自己作進攻蘇聯的先鋒隊，要想拿其壓迫所謂

「國內敵人」的功績，去作交換條件，使英美法等准其重振軍備，廢除凡爾塞

用減少的時候，牠們是不願意把後一敵人武裝起來危害自己的。

和約，這便是做夢！因為希氏的「國內敵人」與蘇聯，自然是英法等的敵人，但在帝國主義的爭奪市場中德國也是牠們的敵人，在前一敵人對牠們的威脅作

得到英法等的讓步，甚至相反地在英法等國的強力壓迫之下使得希氏不能不屈服時，則希氏的煙幕彈將要生出反作用

來，其在德國人民中將要更加散失其信用，德國的危機將要更加增大。至於

希特勒政府在德國的壽命，德國人民反希特勒的前途，主要的是要以德國革命的正式領導者之是否有正確的策略來決定。

希特勒能救德國呢？

堅鋒

德國希特勒之所以能夠登上政治舞台，法西斯黨之所以

得有統治全德的機會，這不是偶然的事，這是德國歷史演變中必然的結果，有他客觀存在的主要因素。德國自從一九一八年生了鏽的君主政體之鎖鏈斷壞了以後，曾因新獲得自由而崩潰，受着大戰終慘敗的結果，更加以數年來整個世界經濟恐慌之襲擊，使太勒斯曼以及其他為德國奮鬥的著名人物，如施萊散，巴本，胡根堡等在這十四年長期之苦鬥中，一毫沒有將在經濟政治中互相鬥爭的派別，使之調和，而對國家一致，將經濟的恐慌，民族之危機，也沒有一個根本的解除，而民衆的經濟生活，反不斷的在惡化，民族國家之危機繼續的在增加。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之下，找不出一個人能擔負起這治國救民族之重大事業。故結果使德國人民對現存經濟制度發生極大的不滿，羣衆運動亦日在高漲，使一般大地主，銀行家深切的痛惡職工會，加以對於共產主義快要臨頭的恐怖，遂使希特勒得利用這種客觀備有的條件，在大

實業家的陰謀與援助之下，完成了他的歷史事變。

德國資產階級為要在澎湃的革命潮流中，挽救德國資本主義，除充分實行法西斯運動外，別無他法。為利用抱有私有觀念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力量，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起見，因而必須給法西斯武斷宣傳以相當的活動餘地，以便使瘋狂般的小資產階級，把他們『醉心革命的熱情』，在對於資本主義最不危險的形式上暴發起來。以革命的辭句，欺騙的政策，利用多數盲目的失望的羣衆，作搖旗示威的借助，以實現他們消滅國內革命的鬥爭力量。他們為求政治經濟之安定，自然須要一個有力的無條件的忠於財政資本的政府，為實現此種受革命威脅的德國資本的必要要求起見，因而必須人胡根堡。而給希特勒以全權，令希特勒及其黨徒負責保護資本主義的全責。

資本主義在他的最可怕的恐慌時期中，為自身生存的鬥

爭，它的對付一切不怕，而仍然波濤洶湧的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的鬥爭，它在最困難條件下，去實現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這些一切都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把他們的國家權力極度集中起來，要執行這種任務，只有那現在還擁有極廣大的羣衆，現在還發展着的反對革命運動的政黨才可勝任，那就只有國社黨。

希特勒國社黨的人的基礎，是建築在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他是城市與鄉村的下層的中等階級一種武裝的集團。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官吏，職員，年金受領者和小利益收回者，農村工人，以及一部分失業的和年青的產業工人，自然都是希特勒黨爲資本家反對革命的羣衆的來源。但他的經濟的來源，卻是重工業大資產階級所供給，而所代表的利益自然是資產階級的。這種國社黨內的矛盾，便種下了他內外政策的失敗，和終於要爲其黨內的分散，和革命勢力之擊盪，而分解而毀滅。

國社黨綱領中經濟的對內政策乃是：瓜分大地主土地，打破資本主義獨佔，沒收百貨公司，拿筆下貨幣（Federergeld）來代替金幣，法定去消利息以打破「利息奴隸制」這種假社會主義式的欺騙口號，便利誘着小資產階級的幻夢，以謀自身生活之改善。也就是希特勒訴訟小資產階級的愛國的資本主義的本身之結果，乃是「猶太人」「馬克斯主義」有他們在他的領導下是否得救？則有下面事實之明證。

法西斯主義的這種空洞的經濟政策，不但沒有實現，而且一切手段都在保障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順利的和無限

制的執行。希特勒新近二次政綱式之演說，（七月六日對聯拜行政官之演說）以及戈林六月十日所頒佈的新法令，（對反法西斯工人的殘酷法令）並實行征集工作，（Aufeiteischafts-Bundes）與怠工法令。在征集工作中而進行的一切不生產的勞動（築路擴充工廠建築等）的鎖鏈加在工人身上，將勞苦羣衆鞭驅在未來大戰的「人料供給」的場合中作犧牲的準備。凡對政府政策之怠工者，是要受監禁刑，懲役刑，財產刑，甚至於處死者，這種失卻自由而受到慘酷的壓迫，是國社黨賜給他們的恩典。自然法西斯主義在獨佔資本範圍內，不會給這般被法西斯武斷主義所驅使而積極參加政治的階層一點有效的實利。有的是在自給政策與通貨膨脹下受到收入減少，消費品昇貴，債務加重而已。他們所望於「第三帝國對他們現狀的迅速改善，但希特勒給與這些時時動搖的階層以隨時修改的諾言，繼續不斷的失望。他雖利用反資本主義的反猶太之口號而攻打百貨商店，鍾錶商店，但因這種商店是與大資本家與銀行資本家有極密切的關係，乃使他無法打破資本主義獨佔而沒收百貨公司，使這些中等階層的生活改進，且更激烈的壓迫工人和取消尚未完全取消的社會保險。希特勒更以爲各市自治區困難的財政狀況，與夫獨佔的利益，更無法解放手工業與小商人於「利息奴隸制」之下，使他們脫離高利貸的鎖鏈。他對於農民也只有在與地主勾結的聯合中，而實行壓迫反地主的分地鬥爭，他更無法可以改善受盡農業恐慌鞭撻的農民的地位，實現對他們任何的諾言。希特勒結果所唯一做成的，只不過在官吏中犧牲了政治思想上的異己分子，而幫助自己的信徒取得一官半職或較好的職務而已。在反猶太反共產中盡了保衛資本主義國的責任，而沒有給人

民與勞苦的廣大羣衆一點實際的東西。

在對外政策上，希特勒在他的法西斯綱領中，包含着「結合大德意志」，「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殖民地」，「恢復上西萊亞與但澤」，以及祕密謀反俄；但這些民族主義政策卻接二連三的失敗了。失敗的第一次，便是四強協定無條件的簽字。蓋依四強公約，法德曾一度確認維持東部國境之現狀；此雖於從來任何之德國自由主義的政府所不敢為，今反以「立即修改凡爾賽條約」為口號之國社黨政府，使東部國境之改訂，依據等於有名無實的聯盟規約，第十九條，實為失策之至。在首次的對外政策失敗之後，希特勒便積極的以強力謀德奧合併之實現；但奧總理杜爾夫斯卻以黑衣宰相墨索里尼為後援，與華齊甘之精神援助為背景，實行其外交的獨立強硬政策，終於在凡爾賽條約與賽爾門條約，禁止德奧合併限止之下，受英法等國經濟壓力中，使德國因與總理完全沿用國社黨希特勒的戰法，對以強有力之逆襲而慘遭失敗了。這兩次異外的失敗，使希特勒的對外國策受了嚴重的打擊，國社黨往日既有的信仰與威信都為之減小不少，人民所迄待於希特勒與國強種之熱情也因之大為低落。希特勒

爲了國社黨政運之維持，個人信仰之恢復，與在四面楚歌之間困中，以及國際孤立之危局中，謀一出路，乃挺而走險，並得公開的實行軍備平等，作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希特勒這種對國人施行的興奮劑，對列強思藉威嚇之法術，而謀險局之轉變，以求有妥協之門徑，雖則加速了歐洲大陸上戰事之危機，使各國皆努力於國際之鞏固，與軍備的擴充，以及外交軍事之協定，但德國終必因孤立與軍力之薄弱，財政之困難，不敢即時冒大戰的危險而甘作戒首，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現均未到最後決戰期，而一切準備未有十分把握前，也不願強制德國而引起戰爭，結果德國忍終受列強之合力壓迫，而走上妥協之道，德國也得隨機應變的再作他圖。國社黨也將在這次失敗中在民衆面前宣告他的破產，光榮的寶座將要在政治的危機中，被昔日擁護自己上台的小資產階級叛變與分離，而在革命的血波中，與他的后台老闆一並葬送無餘，這不僅德國之得救，也是全人類之得救。

十月二十一日。

四明銀行

一、業務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置備堅固保管箱保管各項貴重物件經營房地產業建築住宅店面出租另設儲蓄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上海總行 上海總行
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三
五〇三
上海市分行 一五五〇四
八一五〇七
南京分行 一五五〇五
南京
濟南分行 民國路台灣路轉角電話
江北岸
漢口分行 楊公井
特二區鄱陽街
其他國內重要
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

日本一元外交與我國多頭政治

朗

日本自廣田任外交部長後，倡言對華外交，應變方針，所謂有理外交等等名詞，我人觀之，不過對華外交之煙幕彈，故施槍花，期緩和我國人沉痛失地之敵愾心，於本刊上期，亦已言之。乃琴調高彈，名色繁多。近日報傳，廣田同須確立對華外交之根本方針，經與關係主腦部討論結果，方將大綱決定。宣述中國排外運動熾烈之緣故，因列強不與中國以與文明國同等之待遇，日本率先贊成撤棄在華之治外法權，應援中國，期其實現。其交換條，由中國根本改訂現行關稅，以對等國之共存共榮為標幟，停止現存之排日運動。中日兩國間互訂互惠條約，或互惠稅率之協定。並力說外交與國防關係，極其密切。歷年政府雖認定外交與國防，為不可分離之件。但關於此事，在實情上，尚不無遺憾之點。今後日本國策之基礎，須綜合

爲唯一之國策，亦即一元式之對華外交。蓋欲合陸海財數部，合力以助外交之發展。其居心甚毒，而其言甚甘。夫既



欲對我撤廢治外法權，則應尊重我之主權。乃事實之表現，侵我土地，戮我人民。非惟治外法權之行使如故，我治

內之主權，逐處被其蹂躪。所謂一元者，換言之，即一本政策。一意侵略而已。此種用意，無非如盜匪劫掠，滿載而歸，既得之財物，方在整理，不妨揚言以改善。而其賊心，方興未艾。日本對我之政策，始終一貫。所謂緩和更新云爾，無非花樣翻新。返觀我國應付之策如何，不曰舉國一致對外，即曰抗日到底，或曰禦外必先安內。然政不入軌，治道無由。中央為政治發動之中樞，國策無定，立政無人，徒開會議，空言盈庭。而政治之中心，忽山而忽水。若曰中央集權，則地方行政，多別有秉承。若曰地方分權，則地方行政督察之設，省府不能任命，是之謂多頭政治。嗚呼，日之對我也，外交趨於一元。我之欲治內以禦外也，政治歸於多頭。比較而觀，吾為是懼。

編者按：亞洲東北角空戰一文，太為事先預言，惟因上期稿擠，故留本期發表，請閱者注意。

不可避免的日英經濟戰

張慕霖

一、英國產業動脈的硬化

老英帝國產業動脈的呈現硬化，已經不是從今日開始。她恰恰好像人們的身體，在年齡的比例上所犯有的動脈硬化相等，她在世界大戰以前已經呈現了那種傾向，在太戰以後，她的症狀是顯著地惡化起來了。而終於漸漸涉及了產業總部門的衰落。例如就紡織業來觀察，為日本紡織業所採用而幫助其繁榮的（一）輪環（Ring）紡織（二）自動紡織（三）交代制（四）企業單位擴大（五）合同等等，在英國紡織業中，一種也不會實現。更有，在工銀方面，英國是每星期散發的，日本是每月散發的，從這裏比起來，英國紡織業的勞動條件自然比日本來得麻煩，因為這等勞動條件的麻煩，招致了英國紡織業像今日這樣弱落的境地。英國產業聯合會，在本年元月一日，向商務部曾經提出日英產業競爭關係的調查報告書，該報告書內其中有一段是關於報告日本勞動狀態的，從這一段裏我們可以看得出英國對於日本認識的清楚，有一節是這樣的——

一、日本商品競爭的背後，因為多產的大眾工銀低廉及生活水準僅及西歐生活水準三分之一的勞動條件。特別是在此等低廉工銀與勞動條件之外，日本的輸出更有受特殊關稅補助金，利潤的國家保證等等人工的國家之

二、因為日本女子人口過剩，棉織物工業是『工作容易的細作勞動幾乎是無限制的』供給，並且男工的工作，不過英國的工銀率三分之一，女工的工資不過四分之一。

三、其他日本工業中，未脫『家內工業』的境域尚還很多，特別應當注意的是陶器貿易，據英國製造業所云，日本商品在英帝國市場販賣不下於英國工業品的半額。

英國其他產業部門也是同樣的漸呈衰落，她的造船業也因為海運的萎靡，僅僅是靠着政府的補助金來苟延殘命。即使被譽為最特徵的毛織業，對於澳洲羊毛的買進已輸於日本一籌，南非羊毛的買進也步着法蘭西與德意志的後塵。鋼鐵業因為歐洲製鋼業是素被強力的加特爾所統制其生產及販賣的，所以不能不在其前面屈膝。雜貨類在世界市場上總是比德意志貨品衰落。因為這樣她的海外市場漸次被後進國家所蠶食，她的資本家因為利潤的被吞也次第沒落，而積聚的失業羣衆於是在倫敦的街頭躊躇徘徊地絕叫着饑餓的悲哀。

我們來轉過眼睛來觀察其國際收支是怎樣？根據去年二月商務部發表的一九三二年度國際收支，其貿易勘定如下

（單位千磅）

輸入之部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商 品	一〇四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貿易勘定支付超過額	三六〇〇〇	四〇八〇〇	三九〇〇〇
銀塊及銀貨	八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七〇〇〇	政府勘定支付超過額	—	—	三四〇〇〇
合 計	一〇三〇〇〇	六九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合計	三六〇〇〇	四〇八〇〇	三九〇〇〇
輸出之部							
商 品	壹七·〇〇	四四·〇〇	四六·〇〇	海 通 業 純 所 得	一〇·〇〇	八·〇〇	七·〇〇
銀塊及銀貨	八·〇〇	七·〇〇	六·〇〇	海 外 投 資 純 所 得	三〇·〇〇	二五·〇〇	二四·〇〇
合 計	壹五·〇〇	四二·〇〇	四三·〇〇	短 資 利 息 及 貼 水 收 入 額	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入 超	三八七·〇〇	四〇八·〇〇	三九一·〇〇	其 他 收 入 額	五·〇〇	三〇·〇〇	二七·〇〇
這就是去年二億八千九百萬磅的入超，與一九三一年比則減一億一千九百萬磅，與一九三〇年比則減少九千八百萬磅。雖然右面金額的輸出與再輸出也比前二年減少，但是因爲輸入金額的減少而減少的。總之一句話，是因爲貿易萎縮的緣故而已。	總 合	四四·〇〇	二〇·〇〇	三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二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比 ▲ 八·〇〇 ▲ 二〇·〇〇 ▲ 五·〇〇

本來，英政府關於外國政府的國債，是以賠價費與印度政府對英常年送金作為基礎的；但是，一九三二年却突然受了大打擊，原來愛爾蘭自由邦的土地年賦金未付，更有賠償費及向外國政府借貸都停止，而另一方面在十二月對美國的一筆二千九百萬磅的戰債不能不付，因之，結果支付額超過了二千四百萬磅。

更且，一九三二年度的海運業純收入方面，比一九三一年減少一千萬磅。海外投資純所得方面，亦一樣的收入減少。三二年度為一億四千萬磅，比三一年農減少二千五百萬磅乃至三千五百萬磅。其他各種收入大概是一千五百萬磅。現在把一九三二年度英國的國際收支數字錄后——（單位千磅）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期輸出入表（單拉千圓）

種 別	六月份	總 計	一月以降 前年同期 比較 減
輸出總額	三三·六〇	八九·七六	八〇·〇四
米 及 穀	三一	一·四五	八
小 麥 粉	二·五〇	一·三四	一·二四

在老遠就有大正九年春季的經濟恐慌，繼而在昭和二年的春季復有金融的恐慌，接着而來的是繼續不斷的世界不景氣，最近更有滿洲事件與中日事件等，在這樣短短的過程全被恐慌所支配的歷史環境下，無疑地日本經濟力當然是異常的疲弊。這是各國所一致認爲的。

然而，轉過視線來一望日本的對外貿易是怎樣？出乎意外的，在數字上發現了因昨年來改善的緣故，在本年上半年顯著地表現着若干的收效。數字是在這裏——

此種貿易的改善底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還是歸於日本

財源與人才的努力呢？還是歸於勞動工銀或以及其他勞動條件呢？還是因為政府的保護呢？還是因為政府有意識地實行的匯兌政策的效果呢？這種如何正確的目的底斷定是可以暫時擱置一邊的，在這裏所應該答覆的，是日本當面的商敵英國。

這在英國產業聯合會向商務部提出的報告書裏底一節很可以看得出來，那一節是這樣說——

(二)今後十年或三十年間，日本的人口將增加一千五萬或二千萬，但是日本國內有限的資源決不能營養如許巨數人口的生命。所以日本商品的在海外市場競爭底激化是不能避免的。

(三)現在歐美各國對於日本商品輸出，拚命提高其關稅障壁，然而日本却漸次地把其輸出製造品一般的範圍擴大得愈加無限，像這樣正是給與日本以強化國際競爭壓力的機會。

(三)日本競爭的手段是低落商品的價值。在過去一年間日本圓的下落是一種有意識的利用，他是開始以無限的國家的販賣政策，向世界各種市場競爭，而英國是首當其衝，弄到像現在這樣災厄的結果。

(四)東洋與西洋的勞動條件不同，勞動工銀與生活水準不同，而勞動工銀是商品價格的主要部份，所以東洋與西洋在同等條件下競爭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以最適當的例子是，即日本的人造絲工業，牠的輸出額比過去六年間實在躍進了九倍以上的增高。而反面，英國的輸出額同期間比以前減少了三分之二。

(五)英國的製造業者被日本進攻而影響的不僅是人造絲與日本綿紡織工業。更有重化學工業品、電球、汽車、鋼、鉛、津灰、橡皮會靴短靴等。

絲與日本綿紡織工業。更有重化學工業品、電球、汽車

，鈦，津灰，橡皮會靴短靴等。

(六)日本商品把英國商品所以能夠效果的驅逐，其第一原因是東洋的工銀，勞動時間，勞動條件，都因為生活水準的低下，所以佔優勢。第二原因是匯兌的低落，以及政府給與輸出業者以補助金及免費輸運等等『不公正』利益的享受。

(七)英本國及各屬領殖民地市場為要防護英國的利益，對日本商品的競爭的此等市場依然必要共同協作地維持，因為這是與英本國工業保護政策與渥太華決定的議案底英帝國相互政策上誓不兩立的。

從這裏看起來，日本商品的所以能夠效果地驅逐英國商品其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所謂東洋的生活水準低下，所以工銀，勞動時間，與勞動條件等都低廉而便宜。第二原因是因為匯兌的低落，政府的給與輸出業者以輸出補助金及免費運輸等『不公正』利益的享受。更且日本商品競爭於英本國與英各屬領殖民地市場，是與英本國工業保護政策及渥太華會議所決定的英帝國相互政策是誓不兩立的，從這裏很顯明的，日美兩國經濟競爭的不可避免性是英國挑戰而出來的。

現在把日英市場爭霸戰中，對於殖民地的角逐不可避免性的理由寫在下面——

四、日英的世界市場爭霸

曾經是結為永久同盟國的日英兩國底經濟關係，實在是有非常深的相互交錯底基礎，這種日英同盟不問是不是以英國利益為本位，或是以日本利益為本位。綜之在日俄戰爭的

當時到大正初頭的時候，有形的利益不能不說日本是得着的比較多。那時與俄國賭博國運的一場大戰底因，很顯明的是因為英國給與日本以巨量的軍費兵器與其他的援助的緣故。再從英國給與日本公和債來看，日本自昭和七年末以來所負國債為八千五百四十七萬二百三十五磅，市債（東京、大阪，各古屋，橫濱市）為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三百八十磅，公司債（滿鐵東邦電，東京電，興銀）為九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五十六磅，總算起來是，日本為一個對於英國負有一億七百八十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磅的債務國。而日本國力的得以充實，財力的得以鞏固，產業的得以發達，是不能不感謝英國的助力底相當效果。

再就其貿易關係來看，英本國及其屬領對於日本是作為一個重要的輸出國，而同時，也就是日本對於英本國及其屬領作為是重要的輸出所在。譬如英國對日本輸出方面，印度的棉花，澳洲的羊毛等是最顯著的例子。現在把日英貿易的最近狀態以數字來列表如下——

	輸出之部		輸入之部	
	日英貿易額年表	（單位千元）	日英貿易額年表	（單位千元）
貿易地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貿易地	一九三三年
英本國	五·八七	五·八七	英國	一·四六
香港	八·四一	三·七四	日本	一·三五
英領印度	一九·四二	二·〇·三七	英領印度	八·六七
海峽殖民地	三·四九	二·六·八五	中國	一·三·三
亞丁	八·三〇	四·八五	埃及及	一·三·〇
加拿大	八·三三	三·〇·三	土耳其	一·三·一
埃及及	四·八七	元·六八	南菲	一·三·一
加拿大	三·八元	元·六八	澳洲	一·三·一
	三·七六	三·七六	香港	一·三·一

這兩個互相重要的對手國，從英國方面講起來，則在總括的數字上來說，日本是應當繼續為輸入超過，這是不能不曉得的重大問題，更有英本國的輸出品與日本的輸出品應該是完全兩樣，這也是不能不曉得的問題。然而事實正是完全相反，日本最近的數字竟是對英出超，至於重要商品，勿論是在英屬領的殖民地或世界市場上總是與英國商品互相角逐。這次鬥爭的原因是綿布，從下面的數字裏可以看出世界市場的爭霸戰已到了如何的程度。

日英兩國綿布輸出額年表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販賣地	日本	英國	日本	英國
英領印度	八·六七	一·四六	九·八六	一·三·九	八·一六
中國	一·三·六	一·三·六	一·三·六	一·三·六	一·三·六
埃及及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海峽殖民地	一·三·九	一·三·九	一·三·九	一·三·九	一·三·九
土耳其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南菲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澳洲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香港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一·三·一

英	國	的	產	業	，	因	爲	放	任	傳	統	的	自	由	主	義	經	濟	，	加	之	勞	力	的	上	昇	，	以	及	後	進	各	國	產	業	是	足	的	發	達	，	所	以	不	可	忽	視
英	國	的	產	業	，	因	爲	放	任	傳	統	的	自	由	主	義	經	濟	，	加	之	勞	力	的	上	昇	，	以	及	後	進	各	國	產	業	是	足	的	發	達	，	所	以	不	可	忽	視
英	國	的	產	業	，	因	爲	放	任	傳	統	的	自	由	主	義	經	濟	，	加	之	勞	力	的	上	昇	，	以	及	後	進	各	國	產	業	是	足	的	發	達	，	所	以	不	可	忽	視
英	國	的	產	業	，	因	爲	放	任	傳	統	的	自	由	主	義	經	濟	，	加	之	勞	力	的	上	昇	，	以	及	後	進	各	國	產	業	是	足	的	發	達	，	所	以	不	可	忽	視

是紡織業，不論是製鋼業，不論是造船業，統統都陷入於萎靡不振的狀態，但是僅不過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停止金本位時似乎漸漸呈現着一微生氣。然而在實事上金本位停止的一九三一年是現出了四億〇八百萬磅的大入超，而去年三二年度輸出共減少二億八千九百萬磅的入超。

我也高呼「統制經濟」（？）

劉別誦

統制經濟的時髦論調，在中國今日可謂甚囂塵上了。我倒要很冷靜的問一句：在關稅不能完全自主的中國，對於外貨傾銷毫無辦法的中國，試問是如何統制？又，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之下——從牠們的野心謀自身出路中產生出

來的所謂技術合作——卵翼出來的統制經濟，其能究竟為益於中國的有多少？我決不反對統制經濟，因世界各國都在統制經濟，一盤散沙的中國，產業落後淪於半殖民地，憂難重重，災荒遍地，要是再不講統制經濟，那更沒有自

救的辦法。所以我也高呼統制經濟，統制經濟——第三句還是統制經濟……統制經濟這時髦的名稱，把牠詮譯起來是 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al enterprise (經濟事情的國家統制) 那末重要在 Nationalization (國家統制) 這

個字了。但有時也有例外，如同英國的統制經濟，那末不能專就英倫三島了，一定包含牠的自治殖民地，殖民地，屬地及其他可與經濟連繫的半殖民地等等組織所謂大不列顛國際了 Great-Briton's International。吾們中國這塊肥肉，誰都要想來 dominate（支配使成殖民地）吾們的，美國今日經濟正在要命的時候，那末自然牙癢癢地非盼望中國統制經濟不可了。所以中國今日的統制經濟運動，是不是 International（國際性的）？還是 National（民族性的）？正是有些疑問了。當然我是一個愛體面的大中華國民，那末我必翹起大姆指說：『吾們中國的統制經濟是天字第一號的 National 貨真價實，毫無疑議。』

但是拉西曼拉東曼的來舉。嘴上任

你說得怎樣好聽，後屁股似乎終拖着一些尾巴，那也不在乎，反正拉西曼拉東曼的薪水，是吾們大中華民國出的，吾大中華民國的復興借款是外國來的。——借外債世界上又那一個國家不借呢？吾於是乎——再加一個於是乎——毅然決然的擁護政府的統制經濟。——因

話可是又得說回來了，吾中國今後若不統制經濟，那末聽許多可憐的企業家和奸商買辦之流，自己各別各別的亂鑽門洞，丟盡面子的零賣，倒不如統制起來整個的批賣。這就叫做與其做妓女，不若去從良的政策。——不好意思說出嫁，因為早就被人家亂姦過了。——主見既定，所以自然要擁護政府的統制經濟。

還有，我小時候也曾讀過生金蛋的鵝的故事，所以我是很聰明的知道，要有金蛋鵝是殺不得的。現在中國這隻鵝，給帝國主義資本下，種種巧妙方法的搾取，餓得快要死了。但是餓死了這隻跛頭鵝，金蛋是永不會再生了，所以帝國主義的洋大人，他們也和我一樣聰明，現在是救鵝不要餓死，也是他們重要的工作了。餓得要死的鵝，——中國——自然巴不得想一口食吃，逼它下金蛋的洋大人，怕它死了不好，也就不恤給一口食吃。好不容易雙方的意旨趨於一致了，於是技術合作，統制經濟等的聲音，洋洋盈耳。——中國在統制經濟下

製——銷——一線連貫起來的合作。綿業如此，將來麥，麵粉等的糧食統制，和其他經濟事情的統制，都是差不多的了。統制以後或者可以產生國營貿易的『擁護政府的統制經濟！』

好了，現在吾們擁護政府的統制經濟政策是確定了，那末吾們要討論討論統制經濟的內容了。關於統制經濟的內容，綿業統制委員會陳光甫先生就職時的演說，說得最為明白。就是『第一：一方面來改良品質。……第二：關於製造方面者：……大概工廠設備，工作效率，製品標準，會計制度，勞工問題等等，都應該有相當辦法來整理。……第三：對於紗布的運銷方面，我們也要有相當辦法去應付。……這三個階段連起來講，便是我們整個統制綿業的工作。從農村輸出原料到工廠，再從工廠輸出製品到農村去，其間組織經過，都要有一種最優良最適當的聯絡，使其循環貫通毫不阻滯，全國經濟血脈，自然可以流通，社會民生，也自然趨於安定了。』

由此看來，綿業的統制經濟是什麼？是綿業的——農——工——商——的一線連貫起來合作，也就是——產——

吾們擁護的了。所以我再喊一句口號：

——擁護政府的統制經濟！

企圖，對內分配，對外總銷，也未可知。這種企圖於商的方面，自然合理化得多了。但在實行的時候，是否要碰到不平等條約障壁，那真不可知了。譬如製品分配到農民間去，而外貨的綿布疋頭，要便宜得多，那時外貨傾銷，國貨阻滯，這樣一來，本來自給不足的棉業經濟，反倒變成生產過剩了。如了何則可？綿花在農民手裏，在中國的外國紗廠，高價向農民收買，這樣一來，有什麼方法去統制？並且這種統制，是否與農民有益？那末產銷二方都碰到了不平

等條約的障壁，有何方法免除而且更使農民有益？產銷過剩以後，當然也可推廣到國外市場，最近的便是南洋各地，但人家是關稅壁壘，頗為森嚴，我們又碰到了無法推銷的障壁。並且還有一句最緊要的，就是統制經濟後所加增的利益，是否歸到國民全體，還是歸到某階級，某部分，或是最最少數人的幾個？因此又有一個問題，就是：

統制經濟的目的是什麼？是要產生Commonwealth（國民經濟）呢？還是要產生Capitalism（資本主義）？

國民經濟就是國民均富，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少數資本家或是更少數的統制者，那末我就要拿先總理的三民主義來派他們的不是了，——因為我是不反動的緣故，決不拿馬格斯牛格斯來做標準的。——現在的一般資本家企業家，老是說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下，我們的國貨資本家，國貨企業家是同樣可憐的。這種話我敢賭一百個咒，願意相當承認，但是我們的先總理是提倡着節制資本的，忽視着我。

知識份子的歷史性與階級性

山人

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成了「仗馬寒蟬」，或則只談風月，或則不即不離的作所謂幽默之談，這到底是「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還是「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呢？我在本文上，卻不想討論這個究竟，只關於知識分子本身的問題，暫作一個敘述罷了。

本來，任何現象都是有其背景的，沒有無背景的現象。民國三四五年代，所有字畫，碑板，骨董，古書都非常流行，古本商與古董商都利市百倍，這是怎樣演成的？我們只要一溯及當時的政蹟來，我們就不難摸索此中的現象。

民十一、十二、三年以來，所有學校，工廠，以及出版界都滲透了國民革命的空氣，都步步加緊的同北洋軍閥敵對起

來，於是完成了一個國民大革命，這又是怎樣演成的？我們只要一溯及當時的政府之為東交民巷的留聲機，之為洋人大掌櫃，之為人民的吸血鬼，亦不難摸索此中現象，雖然前者與後者有消極和積極的區別。

現在只談風月，或作幽默之談的那些現象，以彼例此，當然可以求出，不過這一工作，畢竟要把握了全社會相之

後，才能下手的，且就知識分子本身說一說罷。

尤其在現社會，差不多在各階級裏面，都為他們所浸透了。

二

Intelligentsia 一般或譯為知識階級

上文已經說過知識分子是什麼了，

，竟至於成為敵對的對立物，即頭腦勞動與手足勞動分離的結果，在政治上，經濟上，一則屬於支配者，榨取者，一則屬於被支配者，被榨取者了。具體的說來，當人類史的最初，即剩餘勞動不存在的時代，觀念形態也簡直不會存在，隨着剩餘勞動的發生，因而就有了專門只從事於勞動的階級，和不參與生產勞動的階級。這不參與生產勞動的階級，便專司政務，司法，科學，藝術，指揮勞動等之責，這在歐洲，就是所謂希臘羅馬時代，從事肉體勞動的，就只有奴隸，其他則專從事於精神勞動，因而形成了古希臘羅馬的文化。

頭腦勞動與手足勞動分離的結果，形成了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不用說，在奴隸制度之下的知識分子，是與支配層合體的，所以他們說，精神勞動是代表靈魂的，肉體勞動是代表物質的，奴隸之受奴隸主人的支配，就猶之物質必需受靈魂的支配一樣，這簡直是天經地義。真的，當時的奴隸，在他們眼中，不是一個有人格的人，而只是一個有物格的物，祇看他們語不說話的工具（牛馬），說話的工具（人），就可知道。



知識分子既然是主要的提供精神勞動的，那末，如技術家，醫生，教員，律師，藝術家，詩人，哲學家，僧侶，國家及私企業的事務員等等，都可歸屬於這一範疇。知識分子的這一社會層，

那末，知識分子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且約略說一說。本來在勞動過程中，頭腦勞動與手足勞動都是結為一致的，就猶之頭腦與手足，屬於同一的有機體一樣。然因分業的結果，這兩者也分離起來

這種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分離的過

程，關於中國，什麼什麼的社會階段以
主於現在，且讓歷史家再去爭論罷，我
只說中國史上的階級或國家發生之後，
那同支配層合流的知識分子，也有相等
程度的說法，孔丘說！「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孟軻說：「治人者食人
，治於人者食於人」，韓愈說，「君者
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
爲臣，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這都是替支配階
級張目的。這種現象，即頭腦勞動與手
足勞動的對立，是日益尖銳化的，偏偏
所謂復古的社會主義的如許行等還要主
張「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他真
不知道「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
養君子」的道理，然則「從許子之道，
又惡能治國家」呢？

— 繼續 —



國慶後一天

余慕陶

「慕陶，你不要到××那邊去了，聽說他於昨晚被巡捕抓去了。」

「不至於吧，他平日毫無表示，何至於被拿去呢？」

「是，是被拿去了。我昨晚還在他的門口經過，窗門和房門是那樣鎖着，并且，旁人還對我這樣說過。」

「那末，我們一同去看去。」

於是朋友 C君和我便一齊走到他住的平原坊來。那時約莫是九點多鐘，街堂口的聲音，不復像白天那樣嘈雜了。

我們從他的房子的前門看了一遍，然後又在房子的後門站立了一會，結果，除看到那幢房子是黑越越地躺在那兒以外，便什麼都沒有。我們倒回來，一路，我們都在猜想着他出事的原因，及目前是否受苦的情形。我們總是替他着急，我們決定要替他設法營救。

二

大概是前月十六日罷，我為了這件事特地跑到一間與我有關係，而他又在裏面做小職員的書局去。我是這樣急忙忙地問着那間書局的老板：

「×××是不是被捕了？」

那位老板登即對我答道：

「是，是被捕了，但沒有什麼證據。」

我一聽到這「沒有什麼證據」的幾個字，一身就霍地輕鬆了起來，接着，我便要求那位老板要趕緊保釋他。

老板是一位再好不過的人，他平日講交情和講義氣，對於職員莫不盡力幫忙。這一次，他自然沒有例外，他一聽到我的要求，又對我答着：

「老余，我們已經給他請了個法律顧問，並且介紹了他的父親和一位有力量的接洽了。已沒有什麼證據，又有人幫忙，想來總不至弄出什麼岔子罷。」

這幾句話使我對朋友的逆境，悠悠地過了十多天。我一心以為只要法庭一開訊，便會什麼事都沒有，朋友就可以重見天日。

三

然而朋友的事體開展，恰恰和我的意料相反。他在前月廿二日被訊問了一次，但沒有結果。後此，一個晴天霹靂卻正落在我的身上，這便是那位老板傳出法庭裏竟口供我是他的原告。

我得了這一個消息，就找C君談談。C君很肯定說他會有這下賤的一着，他的理由是有這兩點：「第一，他想陷害你而企圖逃罪；第二，他想出革命的風頭，故意拿你來陪他。」但是，我對此卻堅決的否認，我說：

「假如他來口供我，豈不是無形中證明了他的罪過麼？我想，就天下第一號的傻瓜也不會這樣吧。至於於第二項的理由，更弄得有點像牛頭不對馬嘴。我做什麼事體，我的思想和行動又是怎麼樣，我想總有羣衆會知道我的。他是書局裏郵購部的一位小職員，誰也不會相信他這個謠言。這真是「蚍蜉撼樹，佛頭撒糞」。即如傳這個消息給我聽的老板，就都捧腹不止了。」

不曉得是C君和我談話後的第二天呢，還是第三天，又有李君和一位醫生到我家裏來，他們都說朋友的確在牢裏說了我的名字。我對此還是不相信，我還是把反駁C君的兩種理由，重申了一遍。然而他們卻異常莊重地抗議着：

「喂，我們還是請你認真一點罷，那狗東西的口供，已經有人親眼看見了。」

「我斷不相信他會這樣幼稚，這拿過去他要我底幫忙他——要文章就給文章，要消息就給消息的我底幫忙他，實在是不可能。」

「你以為他會講人情麼，他只是利用。他的利用有兩種：一是利用別人替他擊旗打鼓，以使他編的什麼鳥消息增大銷路；二是替別人家跑腿，吃別人的唾餘，你還不曉得他靠賣人家的稿子而抽得手續費，是非常之多了。綜之，你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罷！」

給他們這一說，我心裏就有點把握不定了。但是搬家，我可一時搬不了；第一，我是有家小，家具和行李是非常之多；第二手頭也是沒有錢，每月靠寫文章的收入，沒有到發稿費時已先借了人家的錢等到稿費一發，便拿來還給人家，一個月來一個月光，毫無半點積蓄。那末，家當然是搬不了，究竟怎麼辦呢？

我想到我自己的目前，真有點迷惘起來了。他們看到我當時情景也只是嗟嘆而已。最後，我竟這樣自暴自棄地說着：

「算了，他果真是這樣不夠朋友，那就去吃下公家的恩俸罷，橫豎目前也是走頭無路了。」

『傻瓜』！他們看到我採取這種自暴自棄的態度，便一致喝着我，其次，他們又說：「你這真是上了那混帳東西的當，他之所以作這樣的口供，無非有意地叫捕房來抓你，到了你真的被抓去了時，那他必定是把你過去的一切背了出來。現在只好把有關係的書籍及文件先拿到別處去，同時，你自己到別的地方去躲一躲。」

我終於相信了他們的勸告。把我的書櫃裏的書籍清理了一遍，接着，又把那兩籃箱的舊書也翻過了一番，凡是與馬先生有關係的東西，我都拿開來，這樣便裝滿了一小皮箱子這樣的書，都叫他們帶回他們家裏去了。

接着，我的確是在公寓裏住了好幾天。

(未完)

從月光底下逃亡

(散文詩)

徐心芹

誰肯在黑暗裏摸索呢？這是大多數人共有的理想。每一個人總在覺得：雖然到了極無可奈何之時，但他卻以為「還有曙光」。

事業往往有無數次的失敗。生命雖沒有創傷，但勇往的氣概和完全的名譽已常受到了影響！掙扎着奮鬥是被求生的念頭強逼着，但是，沒有頭緒的奔忙！把握不着時代怒潮的動向！有的露盡了鋒芒；有的便作了「問道於肓」；有的只好隨它去前途茫茫！固然也推翻不了孔孟，擁護不成老莊，揭起了鮮明的革命的旗幟而自吹自唱；浮薄青年們從那裏學得一點輕狂——實際上的努力，抵不上萬分之一的文章。這時，抓不着想利用的羣衆怎麼辦呢？自己當然不甘心去做出家和尚？再轉一個路線吧！羣衆是大多數的低級趣味者啊！只消幾張曲線美和電影明星照相；只消幾篇疎疎落落半吞半吐描寫着色情的新詩小說的橫行和直行；借着社會的矛盾，書店老板的幫忙，先把它推銷到了每個人手裏，甚至於搔着他們的心眼兒上癢癮！自然，大衆化的目

的意識，至少也在四馬路各書店裝飾了櫈椅？拿大名，抽版稅，收門生，找替死鬼這些關節兒……而況？

深秋之夜，月華清朗，我獨自個在文化街頭上彷徨；爭研鬥麗的窗飾裏一些文化領導者的出版物重重疊疊紅的綠的青的黃的在那裏掩映，它們抖動了我的心絃；眩惑了我的眼簾；使我只是要讚美人間，忘記了天上大好的月亮。……猛然，不知是飢餓嗎還是乾渴嗎下意識地使我從昏沈中清爽。涼夜裏有寒意的秋風中鶴立着褴褛的乞丐們圍在我身旁；只能靠那使人不敢過問的肉體以謀生的野妓也把我出路阻擋。這肅清不了的社會之蠹呀！我對他們和她們的目下與將來如何設想？

急急忙忙！我從那文化之街的月光底下逃亡！經過了雄糾糾的探捕們的站崗；拿出了目不邪視的紳士的架子坐到黃包車上。我不免無可奈何地替這一部份的大衆想像，究竟，甚麼才是他們的「曙光」？

一九三三，十，二二。

人 生 的 旅 途 (二)

屠仰慈

(一)

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河從西面山凹裏委婉曲地順流而下，經過一處天然的石壠，前面便是平坦無阻的道路了。一望無際的水田排列在河岸兩邊，約莫有十二三里路的遠處，才是一帶滿生蘆葦

的沙灘，隔離着有時洶湧有時平靜的大海。正當夏季蘆花盛開的時候，一簇簇輕柔的白絨點綴在碧綠的蘆葉上，被微風掀起一陣陣快樂的波紋。那許多居住在附近村莊裏的孩子們成羣結隊的到來，赤着腳，裸着體，在蘆葦裏跳躍嬉戲，在海灘邊追逐踏水。高興的時候，他們也會脫下小褲，投身到海浪裏去隨便玩耍，捕捉一些小魚小蟹，檢拾幾個美麗光滑的貝殼。這裏是自然的天國，他們是天之嫡子。在他們小小的生命史上，從來找不出一點不幸的創痕。

血紅的太陽沉到背後高山的頂上，

「這孩子！」

頻添了海上不少的綺麗。黃金色的水波中有時泛起幾陣白亮亮的銀沫，幾隻修長翅膀的水鳥掠空而過，靜悄悄地躲到蘆葦裏去休息。清風吹來了無限的爽意，引誘着那羣孩子們陶醉在自然的懷抱裏，再也想不到家裏的母親了。

他自言自語地囁嚅着，但是臉上卻沒有些微怨色。站定了腳跟望望眼前的萬頃江田，順手折下一枝蘆花，溫柔地撫玩了好一回，又很輕快地向北走去，順着沙灘轉了灣。

「小瑛，小瑛！」

「啊啊！我在這裏，爸爸！」

一種男子雄偉的叫喚聲從蘆葦裏清晰響亮地傳出來，但是孩子們沒有一個留意地聽得。

「小瑛，你在那里啊！」

聲音的後面顯出了一個年近五十的農人來，那是小瑛的父親了。他赤着腳，下身穿的是粗布短褲，上身的衫子的鈕扣全沒有扣上，袒開着一塊皮膚赤黑的胸膛。一張飽經風霜的臉孔上長着一個對堅毅耐苦的大眼睛，不斷的笑容掛在嘴角，一邊高叫他女兒的名字，一邊

東張西望地找尋，還是找不到小瑛的影踪。

「放下來，爸。放我下來，讓我穿衣服吧！」

「穿衣服？身上這麼髒，你看，全

是沙泥，好穿衣服嗎？回家去叫你母親

「洗了澡再穿！」

「那末我不好就在這裏洗嗎？」

「海水裏全是泥沙，洗不乾淨。」

「不洗澡為什麼不好穿衣服呢？」

小瑛伏在她父親肩膀上說得不服氣

了，隨即反過身來又說：

「爸爸，你身上不也有很多泥沙嗎？爲什麼又好穿衣服？」

「哈哈，你這孩子，我是大人啊！」

小瑛的父親抱了小瑛，穿過蘆葦的

綠叢，依着小河走回家去。斜陽的餘暉

照着他們的去路，腳下的禾苗對他們鞠

躬；小鳥兒唱着歡迎的清歌，游魚們在
水中央跳躍浮沈。

「爸，我問你，我今年到底幾歲

了？」

小瑛靜不片刻，又要向她父親嚐嘸

了。

「你媽不是早就告訴過你嗎？」

「告是告訴我了，她說九歲，不曉

得是不是？」

「當然是的！你媽那裏會騙你。」

「那末我再過幾年好做大人了？」

「再過六年，哦，或者七八年，就

做大人了。」

「你幾歲？」

「四十八歲。」

「媽呢？」

「也是四十八歲。」

三間低矮的瓦屋已經出現在他們的

眼前。屋前一片草坪，草坪中長着兩株

高大的樟樹。他們穿過河上的小橋，踏

上柔軟的草地，他把小瑛放下了。小瑛

連跑帶跳地奔進屋裏去找她母親，他伸

了一個懶腰，坐在階石上歇息一回，才

起來拿了鞋子，踱到河邊去洗腳，洗

臉。

「媽，吃飯吧，餓了，肚子餓了！」

小瑛的母親替小瑛用熱水洗過澡，

換上一身清潔的衣服，方才把蒲扇捏到

手裏，想在門前吹一吹涼風，偏偏小瑛

又在噪鬧要吃飯了。

「等一刻，你爸還在洗腳哩！」

「他不是快要洗好了嗎？你看，天

了。」

小瑛靜不片刻，又要向她父親嚐嘸

了。

「你媽不是早就告訴過你嗎？」

「告是告訴我了，她說九歲，不曉

得是不是？」

「當然是的！你媽那裏會騙你。」

「那末我再過幾年好做大人了？」

「再過六年，哦，或者七八年，就

做大人了。」

小瑛的父親正從河邊走過來，聽見了一幅小家庭快樂的晚餐圖。雖然那桌子上的小菜都是一些粗糙不堪的東西，碗裏的飯粒又是那麼焦黃，但是他們吃來却很津津有味。誰有他們這樣幸福而和平啊，小瑛的父親那得不滿足地微笑！

飯後小瑛的母親搬碗筷到櫃下洗滌去了。小瑛倚在她父親的膝前，瞧着父親吸旱煙。一團團乳白的濃煙從她父親嘴鼻裏擴出來，慢慢地升上天空，以至於不見，在小瑛看來是最有興味不過的。鄰近的人們先先後後地跑過來乘涼了，他們東拉西扯說短話長，消磨這清淨的黃昏，這是夏季晚上特有的也是照例的功課。小瑛的父親——順奎從小的時候直到現在，沒有一年不如此經過。

「順奎弟，飯吃過了？」

年老的福慶伯伯是這村莊裏最有福氣的一個人。他有十多畝田，兩頭牛，一部水車，兩個克勤克儉的兒子和兩房和藹孝順的媳婦，他的一家人一年四季靠着各人的手吃苦耐勞地耕種紡織，再也不愁吃着的不足。現在福慶伯伯是老了，已有七十二歲年紀。他底兒子不忍他再下田地去辛勞，硬要他坐享幾年清福，所以他一天到晚都有空閒。白天在

家裏相幫照顧照顧兩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吃過晚飯，便跑到順奎家裏來坐一刻，似乎已經成了習慣。因為順奎是他最看得起的一個小輩。

「喔，福慶伯伯，你吃過了嗎？請坐請坐！」

順奎趕緊站起身來招呼，並且讓出自己

的椅子來請他坐。

「不用得，我就在條凳上坐了好

了！」

「嘿，你們老年人怎麼可以坐條凳子？怪不舒服的，坐到這裏來吧，不要客氣了。」

於是，福慶伯伯坐下了，順奎也在那隻條凳上坐下。小琪有了朋友，她很開心地同着福慶伯伯兩個孩兒到梓樹背後裝扮新郎新娘拜天地去，再也不想看她父親嘴吧裏吐濃煙。

「今年的收成一定好了！」

開頭，福慶伯伯照例是先說到田

禾。

「是的，還要靠天保佑！」

「我今天在你的田邊也走過，看那稻兒長得又黑又健，水又那麼多，你真動力！」

「那裏動力，坐着玩還不如多到田

裏照顧照顧，哈哈！——今年的米價又不曉得怎樣哩？像去年那種價錢，到年來才好多買幾斤肉，可惜收成偏偏這麼壞，連還租穀也不夠。」

「我想價錢無論怎樣便宜，多收成一點總是好的。」

「那自然！」

「喂！順奎嫂，你來坐了吧，別再辛苦了！——哦，年輕人應該這麼勤力才好！」

福慶伯伯掉轉頭來，看見順奎的妻子正從櫈下出來，就很客氣地招呼她。

「來了，福慶伯伯，你真好說，我空着閒哩！」

順奎嫂笑迷迷地拖長了聲音回答，

夢境。

(第二節完，全書未完。)



海 上 電 號 一 九二 路 飛 電 海 上
售 經 房 藥 化 進

左手拿了一隻布鞋底，右手拿了針線，慢慢地從裏面走出來，坐在階石上一邊閒談，一邊低着頭一起一落地穿針線。後村的阿大來了，隔河的有福也來了。西面的雙喜大娘喂着未滿週歲的孩子，走來湊熱鬧，她底婆婆不多一刻也帶了她的大孫兒來參加這場快樂的談笑。福慶伯伯掉轉頭來，看見順奎的妻子正從櫈下出來，就很客氣地招呼她。他們才盡興散去，各自去追求那甜蜜的夢境。